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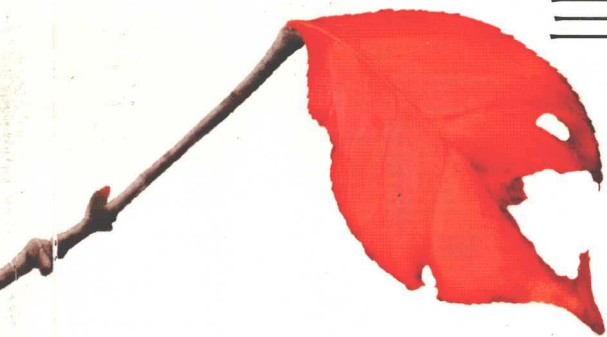
一 闪 灯 花 堕

探秘最后的词人
纳兰容若之死

西岭雪

著

来去苦匆匆，
谁拟待、晓钟敲破。
乍假人，一闪灯花堕，
却对著、琉璃火。



中华女子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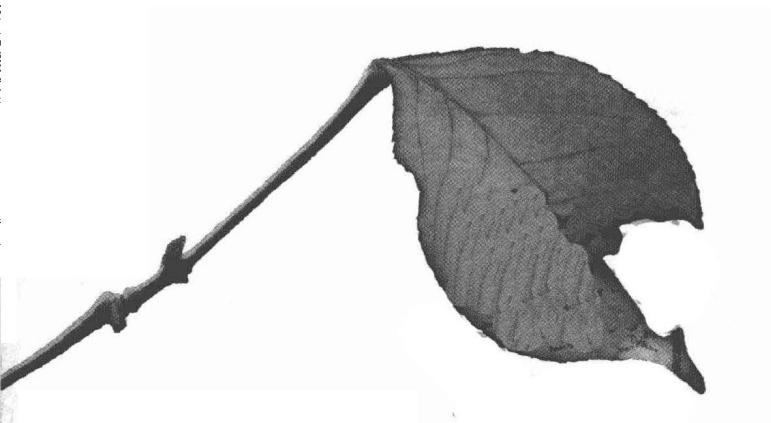
040359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一闪灯花堕

探秘最后的词人
纳兰容若之死

西岭雪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闪灯花堕：探秘最后的词人纳兰容若之死 / 西岭雪著.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47-2088-5

I. ①一…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8181号

书 名 一闪灯花堕：探秘最后的词人纳兰容若之死
作 者 西岭雪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方悄悄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销售电话 010-84910228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088-5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来去苦匆匆，

准拟待、晓钟敲破。

乍偎人，一闪灯花堕，

却对著、琉璃火。

【目录】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九
第二章	谁道飘零不可怜	二三
第三章	酒醒已见残红舞	三六
第四章	经声佛火两凄迷	五三
第五章	不堪更惹其他恨	七〇
第六章	感卿珍重报流莺	八六
第七章	一生一代一双人	一〇一
第八章	惊风吹到胆瓶梅	一二四
第九章	惜花人去花无主	一三八

第十章	为伊指点再来缘		一五九
第十一章	药成碧海难奔		一七四
第十二章	满眼春风百事非		一八八
第十三章	断肠人去似今年		二〇五
第十四章	而今才道当时错		二一八
第十五章	有情终古似无情		二三五
第十六章	泣尽风檐夜雨铃		二五一
第十七章	知己一人谁是		二六八
代 跋	在康桥遥想淶水亭		二八五

眼睛却只瞟着镜里的自己，嘴里叮嘱道：“我烦了老顾几回，他才答应替你安排这次宴舞。如今朝中有品之臣严禁召妓佐酒，你可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一定会。”沈宛重重点头，眼中泛起亮光来，“我要好好记着今天的日子。为今天，我已经等了七年。”

虽然不是第一次盛妆，第一次宴演，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因为今天，她将为之献舞的人，是纳兰容若。

“七年了……”倚红沉吟着，“七年前，你刚进清音阁，才十二岁吧？那一年，我十七岁，正红得紧，京城的王孙贵族来清音阁，没有不点我的卯的。”

每个人的历书，都是照着自己的记忆打制的。七年前的回忆，给予倚红和沈宛的，是不同的颜色。那一段日子，沈宛刚刚被卖进清音阁，整日里哭闹不休，任凭老鸨打着骂着，只是想逃，生命里满是伤痕与泪水。

一天，清音阁的生意正好，所有的姑娘们都应接不暇，连未上头的童妓都被妆扮起来端茶递水，往来不停。沈宛趁乱逃出，可惜还没出大门，就又被龟奴捉了回来，紧扣着两只手腕拖曳着穿过长长的走廊。

沈宛放声大哭。尖利的哭声在莺歌燕舞的清音阁响彻。“哗”的一声，清音阁最好的房间茂兰轩房门拉开，雕花镂空的门扇里，走出纳兰公子，他凝眉盯住沈宛，不待龟奴说话，便拉起她，做了一个手势，说：“等下再说吧，让她先进来陪我看完这支舞。”

了。今天渌水亭，再没有比你更美的了。”沈宛瞟她一眼说：“今天顾大人也一定在席，不送点什么表记吗？让他睹物思人，好记着过来。”

“哪有那么麻烦？”倚红将嘴一撇，做个鬼脸，“稀罕呢。”

沈宛没说话。她知道倚红嘴里说不稀罕，心里却是稀罕得紧。倚红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了，风月场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妓女做到二十五岁还不能上岸从良，大概就剩下人老珠黄做老鸨这一条路了。倚红这些年过于大手大脚，衣裳头面都要最好的，没有攒下什么钱，只怕做老鸨的资本都没有，前景尤其堪忧。顾贞观，只怕已经是她最后、最佳的归宿。

这一点，倚红心知肚明。她扑哧一笑，将沈宛一推，就势将手里的香水帕子扔在她怀里，说：“小蹄子人小鬼大，说是清倌人不接客，狐媚心思倒一点不少。你替我把这个给他。”

沈宛左右翻着那条销金帕子，只见葱黄地子绣着一对鸳鸯戏水，角上用大红丝线勾着个“红”字，俗艳里透出热闹，香喷喷直薰鼻子，不禁笑道：“好是好，就是又是鸳鸯又是红字的，太像春意儿了。”

倚红不耐烦说：“管它春意儿不春意儿，你只管给他就是了。横竖他看见这个‘红’字，知道是我倚红的随身物，记着我，来找我，就成了。”

沈宛点头收起。倚红忽然没来由地叹了一口气说：“女人费尽了心思，总是想要男人记住她；男人费尽了心思，总是想要得到女人。得到之后，就忘了。”

话说得这样明白透彻，沈宛倒不好说什么了。两个人在镜子里对视

近花甲的文士，来自广东番禺，四年前离京，刚刚回来，这次渌水亭之会，其中一个缘故就是为他接风。

沈宛定下神对他笑道：“梁先生虽是初见，却是久仰，‘岭南三大家’之名，小女子早有耳闻，今日幸会，足慰平生。”

梁佩兰听见自己的名声竟可达青楼之地，自是得意，不禁笑道：“在下也早闻沈姑娘芳名，说是色艺俱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已经入伏，但因亭子临水而建，四面通风，里面颇为清凉。沈宛宽了外面大衣裳，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极宽大的香云纱舞衣，露出里面桃红抹胸，葱绿长裙，腰间系着彩绣宫绦，更衬得冰肌玉骨，云遮雾罩。三言两语中，已与几位生熟客人俱周旋一遭，眼见众人对自己都钦慕有加，却惟独纳兰公子虽笑着，眼里却满是哀伤沉郁，毫无惊艳赞叹之色。不禁心下又是关切，又是失望，又是赌气，将一柄徐惠雪香扇慢慢摇着，暗思想个什么法子引起他的注意，不然几年来朝思暮想，几里私心策划，今天一大早的盛妆打扮，精心准备，岂不都要付诸流水了么？

渌水亭外两株夜合花开满了一树粉红的花，状如马缨，云蒸霞蔚，随着清风一阵阵地香气馥郁，几瓣落花飘飘摇摇地落在水面上，引得游鱼不住接喋。沈宛坐在长凳上，手肘支着栏杆，扭着身子向水上张望，心思明明暗暗，起起伏伏，早转了几十个念头。忽听顾贞观笑道：“沈姑娘喝了茶，润过喉，可以唱了么？”这正中沈宛下怀，她放下汝窑斗彩盖碗小茶盅，先缓缓施了一礼，说声“见笑”，这才调弦拨柱，轻按

檀板，款款唱了一曲纳兰容若的《浪淘沙》：

“闷自剔残灯，暗雨空庭。

潇潇已是不堪听。

那更西风偏著意，做尽秋声。”

琴声清扬，歌声婉约，一曲弹罢，举座称赞。惟有顾贞观讶道：“错了，明明是‘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你怎么唱成‘那更西风偏著意，做尽秋声’了？”

沈宛含笑不语，低着头拨弄丝弦。纳兰沉吟再三，豁然而起，向着沈宛拜了一拜，笑道：“姑娘真是在下的一字师，好一个‘偏著意’，好一个‘做尽秋声’，更比容若原词剀切痛快，真真错得有理！”

顾贞观大笑道：“不但是‘错得有理’，还是‘见得有缘’呢！”一句话，说得沈宛和纳兰都不好意思起来。沈宛低着头，调几下弦，又接着唱起一阙《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只这几句，便又戛然而止。另换了一首《菩萨蛮》：

公子的心，心中懊恼，忙起身施礼道：“公子这样说话，小女子怎么受得起呢？”

容若含笑道：“既受不起，那就劳姑娘莲驾，好好跳一支舞吧。”

说着指着绿水亭外两树夜合花道：“我们今日把酒赏花，就以这‘朝开夜合’为题，各自吟咏，以志今朝之会。时限以沈姑娘的一支舞为度，舞罢诗成，逾时者落第，何如？”

朱彝尊、顾贞观都道：“这命题极雅致，又有趣，赏名花，娱歌舞，会诗朋，品美酒，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沈菡站起来，几乎要发抖。她等了七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花开得最好的时候，穿上最美的衣裳，为平生最看重的人献舞。她眼里含着泪，款款走到亭子当中，静静立了片刻，仿佛倾听云端里天帝的号音。而后她深深注视了纳兰公子一眼，蓦地袖子一扬，随着袖中花瓣的挥洒，她人也像一朵花般风回雪舞地旋转起来。起初似乎柔软无力，缥缈得如薄云清风一般，接着转得越来越急，就像落花不耐狂风疾，风已住了，花还依然飘舞，一招一式都不肯马虎，每一道眼风，每一个手势，每一下扬袖回身，无不美到了极处，也柔到了极处。

他微笑地看着她，眼中分明是惊艳。

她终于做到了，让他赞叹、激赏、怜惜——他读懂了她的舞，也读懂了她的心。

注一：

纳兰词《浪淘沙》一阙有两种版本，其友蒋景祁《瑶华集》中录为“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而《通志堂集》中则为“那更西风偏著意，做尽秋声”。《通志堂集》较《瑶华集》晚出，应为纳兰性德修改润色之后录。本文借此一字之差生出故事，读者勿以为西岭雪竟敢斗胆擅改纳兰词矣。

注二：

据载，今北京宋庆龄纪念馆即为纳兰容若故居一部分，其间恩波亭即当年之绿水亭。2007年5月，西岭雪特往恩波亭一游，见得两株古树，并录其树下碑文于此：“明开夜合花，本名卫茅。初夏开小白花，昼开夜闭，故名明开夜合花。康熙年间，此园是明珠府第，已有此树。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曾作诗赞曰：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

按碑文，以纳兰容若当日所咏之夜合花为卫茅。然查之诸书，有夜合又名合欢之说。究竟当年绿水亭前之夜合花，是卫茅或者合欢呢？纳兰绝命诗中云：“对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榭。”而嵇康《养生论》有“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之典；纳兰之弟揆叙《禾中留别竹垞先生诗》中又有“门前绿水亭，亭外泊小船。平池碧藻合，高树红缨悬。”之句。合欢花又名马缨花，而卫茅则为白花，可见“高树红缨”当指合欢，而非卫茅。

哀声。

纳兰容若死了。京城内诸风月场所也停业三天，以示哀悼。

清音阁的姑娘们难得有三天清闲，都忙不迭地跑出去或是寻亲访友，或是结伴逛街。倚红百无聊赖，想着从前同公子的一点情分，兜着袖子哭了一回。饿了，窗外传来梆子声，她拿出两个钱打发小丫头出去买馄饨来宵夜，自己趿着鞋踢沓踢沓地来到隔壁沈宛房中看她好点了没有。

那天绿水亭献舞回来，沈宛一进门就大声宣布：“我从今天起改名字了，叫沈菀。”

老鸨不明白，说：“你本来就叫沈宛嘛。改什么了？”

沈菀笑着说：“音是一样，字可不一样了，这个新的‘菀’字多着一个草头，是青菀的意思，又叫作紫菀，是一种药。”

“一种药？”

沈菀背着手，徘徊中庭，仿佛推敲，忽然一转身，立定了，模仿男人的腔调说道：“青菀者，亦名紫菀、紫茜、还魂草、夜牵牛，开青紫色小花，其根温苦，无毒，有药性。用紫菀花五钱加水煎至七成，温服，可治肺伤咳嗽，于病人最相宜的。”

倚红一看就知道她扮的是纳兰公子，那微俯着头含笑低语的样子，又英朗又温存，还真有几分神似，不禁笑道：“原来是纳兰公子给取的，这么快就‘问名’了，几时‘纳吉’呀？”说得满楼的人都笑起来。

那天的沈菀，穿着一件紫色的满绣衣裳，的确像一朵娇俏的青菀花。既然她坚持改名，而两个字又是同音，改与不改也没什么两样，老鸨便顺水人情地依了她，把牌子上的名字加了个草字头改成“沈菀”。

改了名字的沈菀就像改了个人一样，成天笑嘻嘻的，无故而歌，无故而舞，再不肯好好走一步路。女人一旦爱了，就是这样充盈，仿佛心里有一只蝴蝶在跳舞，在拼命地扑展着翅膀，一刻也安静不下来。非要等到再次见到心爱的人，看到他一颦一笑，才能心定。

纳兰公子病逝的噩讯传来，沈菀登时就疯了，大哭着冲出去要往明珠府拜祭，明珠府的下人自然把着门不给进去，她便独个儿在府外头跪着哭了半日，还是清音阁的龟奴们给强拉回来的。第二日一早却又跑出去，接连走了六七家药铺医馆，挨个问人什么是“寒疾”，何以竟会一发不治，最后晕倒在一家医馆前，被人救醒了给送回来。

第二日午间老鸨上来坐着说了一箩筐的话，又几次三番打发丫头送点心茶水，沈菀只是不语不食，气得老鸨不住叹气摇头，指着骂了句“不要以为公子给你改了个名，你就成了相爷家的人了，要寻死觅活，你还不够资格”，扔下走了。楼里姐妹都只当笑话看，谁肯理会，倒是倚红看在她从前服侍过自己的情分上，放心不下。此时来到沈菀房中，看她脸上瘦得只剩一双大眼睛还是漆黑闪亮，两颊上竟是青白得近乎透明，不禁往胳膊上捏了一把，大惊小怪地叫道：“哎哟，怎么瘦得越发厉害了，妈妈让明天就重新开门接客的，你这样子可怎么见人哪。”

沈菀倚着被卧，无精打采地说：“我再不想跳舞了。”

似当年之色。浮生若梦，胜地无常。”

倚红似懂非懂，点头道：“顾先生也是这么说，我虽然解不开这些，却也明白‘浮生若梦，胜地无常’八个字不是什么好话。‘无常’，可不就是人家说的索命鬼吗？”

沈苑哭道：“那天他见了我，说要是早一点认识，还有机会从容交往，我还只当他说相见恨晚。现在想来，句句都是文章。他分明知道自己时不久长，再没有机会同我交往了。我走了那么多家药馆，问了那么多大夫，问他们什么是‘寒疾’，有什么症状，可是没人能说得清楚。痢疾，打摆子，咳嗽，高烧，都叫‘寒疾’，哪有这么笼统定病的呢？我就不信那些太医国手会弄不清楚病症，不明不白给个‘寒疾’，分明是哄鬼的幌子，遮天下人的耳目罢了。”

倚红听她如此说，吓得忙摆手令她小声，然后岔开话题道：“哎，那天纳兰公子不是约了先生们作诗的吗？说是什么咏夜合花，你一定记得他写的诗，背一遍给我听听。”

沈苑跪起身来，从床头取过一只桃木雕镂的玲珑匣子来，慢慢打开，只见里面衬着桃红软锦，摆着几朵已经枯干了的黯红小花，仿佛是夏夜里最后一点萤火，又像是一朵垂死的微笑。

倚红歪着头打量半晌，问：“这就是夜合花？”

沈苑点点头，道：“是那天我在淶水亭外摘的，藏在袖子里带回来。”说着拈起一朵，曼声吟道：